舊唐書/卷190上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儒學下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九十上
列傳第一百四十上　文苑上

► 文苑中

孔紹安子:禎 季詡　孫:若思　袁朗從父弟:承序　從祖弟:利貞　孫:誼　賀德仁　庾抱　蔡允恭　鄭世翼　謝偃　崔信明子:冬日　張蘊古　劉胤之從子:延祐　從父兄子:藏器　張昌齡 兄:昌宗　崔行功孟利貞　兄:允忠　董思恭　元思敬　徐齊聃　杜易簡從祖弟:審言　盧照鄰兄:光乘　楊炯從父:德幹　德幹子:神讓　王勃　駱賓王　鄧玄挺

臣觀前代秉筆論文者多矣。莫不憲章《謨》、《誥》，祖述《詩》、《騷》；遠宗毛、鄭之訓論，近鄙班、揚之述作。謂「采采芣苢」，獨高比興之源；「湛湛江楓」，長擅詠歌之體。殊不知世代有文質，風俗有淳醨；學識有淺深，才性有工拙。昔仲尼演三代之《易》，刪諸國之《詩》，非求勝於昔賢，要取名於今代。實以淳樸之時傷質，民俗之語不經，故飾以文言，考之弦誦。然後致遠不泥，永代作程，即知是古非今，未為通論。夫執鑒寫形，持衡品物，非伯樂不能分駑驥之狀，非延陵不能別《雅》、《鄭》之音。若空混吹竽之人，即異聞《韶》之嘆。近代唯沈隱侯斟酌《二南》，剖陳三變；攄雲、淵之抑郁，振潘、陸之風徽。俾律呂和諧，宮商輯洽，不獨子建總建安之霸，客兒擅江左之雄。爰及我朝，挺生賢俊，文皇帝解戎衣而開學校，飾賁帛而禮儒生；門羅吐鳳之才，人擅握蛇之價。靡不發言為論，下筆成文，足以緯俗經邦，豈止雕章縟句。韻諧金奏，詞炳丹青，故貞觀之風，同乎三代。高宗、天後，尤重詳延；天子賦橫汾之詩，臣下繼柏梁之奏；巍巍濟濟，輝爍古今。如燕、許之潤色王言，吳、陸之鋪揚鴻業，元稹、劉蕡之對策，王維、杜甫之雕蟲，並非肄業使然，自是天機秀絕。若隋珠色澤，無假淬磨，孔翠羽，自成華彩，置之文苑，實煥綢圖。其間爵位崇高，別為之傳。今采

孔紹安已下，為《文苑》三篇，凱懷才憔悴之徒，千古見知於作者。

孔紹安

孔紹安，越州山陰人，陳吏部尚書奐之子。少與兄紹新，俱以文詞知名。十三，陳亡入隋，徙居京兆鄠縣。閉門讀書，誦古文集數十萬言，外兄虞世南嘆異之。紹新嘗謂世南曰：「本朝淪陷，分從湮滅，但見此弟，竊謂家族不亡矣！」時有詞人孫萬壽，與紹安篤忘年之好，時人稱為孫、孔。紹安大業末為監察御史。時高祖為隋討賊於河東，詔紹安監高祖之軍，深見接遇。及高祖受禪，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。高祖見之甚悅，拜內史舍人，賜宅一區、良馬兩匹、錢米絹布等。時夏侯端亦嘗為御史，監高祖軍，先紹安歸朝，授秘書監。紹安因侍宴，應詔詠《石榴詩》曰：「只為時來晚，開花不及春。」時人稱之。尋詔撰《梁史》，未成而卒。有文集五卷。

子 禎

子禎，高宗時為蘇州長史。曹王明為刺史，不循法度，禎每進諫。明曰：「寡人天子之弟，豈失於為王哉！」禎曰：「恩寵不可恃，大王不奉行國命，恐今之榮位，非大王所保，獨不見淮南之事乎？」明不悅。明左右有侵暴下人者，禎捕而杖殺之。明後果坐法，遷於黔中，謂人曰：「吾愧不用孔長史言，以及於此！」禎累遷絳州刺史，封武昌縣子。卒，謚曰溫。

子 季翊

子季翊，早知名，官至左補闕。

孫 若思

紹安孫若思。

若思孤，母褚氏親自教訓，遂以學行知名。年少時，有人賚褚遂良書跡數卷以遺若思，唯受其一卷。其人曰：「此書當今所重，價比黃金，何不總取？」若思曰：「若價比金寶，此為多矣！」更截去半以還之。明經舉，累遷庫部郎中。若思常謂人曰：「仕至郎中足矣！」至是持一石止水，置於座右，以示有止足之意。尋遷給事中。

中宗即位，敬暉、桓彥範等知國政，以若思多識故事，所有改革大事及疑議，多訪於若思。再轉禮部侍郎，出衛州刺史。先是，諸州別駕，皆以宗室為之，不為刺史致敬，由是多行不法。若思至州，舉奏別駕李道欽犯狀，請加鞫訊。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，自若思始也。俄以清白稱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賜絹百匹。歷汝州刺史、太子右諭德，封梁郡公。開元十七年卒，謚曰惠。

袁朗

袁朗，雍州長安人，陳尚書左僕射樞之子。其先自陳郡仕江左，世為冠族，陳亡徙關中。

朗勤學，好屬文。在陳，釋褐秘書郎，甚為尚書令江總所重。嘗制千字詩，當時以為盛作。陳後主聞而召入禁中，使為《月賦》，朗染翰立成。後主曰：「觀此賦，謝希逸不能獨美於前矣！」又使為《芝草》、《嘉蓮》二頌，深見優賞。歷太子洗馬、德教殿學士，遷秘書丞。陳亡，仕隋為尚書儀曹郎。武德初，授齊王文學、祠部郎中，封汝南縣男，再轉給事中。貞觀初卒官。太宗為之廢朝一日，謂高士廉曰：「袁朗在任雖近，然其性謹厚，特使人傷惜。」因敕給其喪事，並存問妻子。有文集十四卷。

從父弟 承序

從父弟承序，陳尚書僕射憲之子。武德中，齊王元吉聞其名，召為學士。府廢，累轉建昌令。在任清靜，士吏懷之。高宗在藩，太宗選學行之士為其僚屬，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：「梁、陳名臣，有誰可稱？復有子弟堪招引否？」文本因言：「隋師入陳，百司奔散，莫有留者，唯袁憲獨在其主之傍。王世充將受隋禪，群僚表請勸進，憲子給事中承家托疾，獨不署名。此父子足稱忠烈。承家弟承序，清貞雅操，實繼先風。」由是召守晉王友，仍令侍讀，加授弘文館學士。未幾，卒。

從祖弟 利貞

朗從祖弟利貞，陳中書令敬之孫也。高宗時為太常博士、周王侍讀。永隆二年，王立為皇太子，百官上禮。高宗將會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，並設九部伎及散樂。利貞上疏諫曰：「臣以前殿正寢，非命婦宴會之地；象闕路門，非倡優進禦之所。望詔命婦會於別殿，九部伎從東西門入，散樂一色，伏望停省。若於三殿別所，自可備極恩私。微臣庸蔽，

不閑典則，忝預禮司，輕陳狂瞽。」帝納其言，即令移於麟德殿。至會日，酒酣，帝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：「卿門承忠鯁，能抗疏直言，不加厚賜，何以奬勸！」賜物百段。俄遷祠部員外郎，卒。中宗即位，以侍讀恩，追贈秘書少監。

朗十三代祖漢司徒滂，滂生魏國郎中、御史大夫渙，渙生晉尚書準，準生東晉右將軍、豫章太守沖，沖生司徒從事中郎耽，耽生瑯邪內史質，質生丹陽尹、宋公長史豹，豹生宋吳郡太守洵，累代有高名重位，前史有傳。五代叔祖宋太尉淑，高祖父左僕射、雍州刺史顗，高祖司空察，皆死國難。曾祖梁中書監、司空、穆公昂，仕齊為吳興太守，及梁高祖禪齊，久辭朝命。父樞，叔父憲，仕陳，皆為陳僕射。叔祖敬，中書令。及陳亡，憲冒難扶護後主。朗自以中外人物，為海內冠族，雖瑯邪王氏繼有臺鼎，而歷朝自為佐命，鄙之不以為伍。

孫 誼

朗孫誼，又虞世南外孫。神功中，為蘇州刺史。嘗因視事，司馬、清河張沛通謁，沛即侍中文瓘之子。誼揖之曰：「司馬何事？」沛曰：「此州得一長史，是隴西李亶，天下甲門。」誼曰：「司馬何言之失！門戶須歷代人賢，名節風教，為衣冠顧矚，始可稱舉，老夫是也！夫山東人尚於婚媾，求於祿利；作時柱石，見危授命，則曠代無人。何可說之，以為門戶！」沛懷慚而退。時人以為口實。

賀德仁

賀德仁，越州山陰人也。父朗，陳散騎常侍。德仁少與從兄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，鹹以詞學見稱。時人語曰：「學行可師賀德基，文質彬彬賀德仁。」德仁兄弟八人，時人方之荀氏。陳鄱陽王伯山為會稽太守，改其所居甘滂裏為高陽裏。德仁事陳，至吳興王友。

入隋，僕射楊素薦之，授豫章王府記室參軍。王以師資禮之，恩遇甚厚。及煬帝即位，豫章王改封齊王，又授齊王府屬。及齊王獲譴，府僚皆被誅責，唯德仁以忠謹免罪，出補河東郡司法。素與隱太子善，及高祖平京師，隱太子封隴西公，用德仁為隴西公友。尋遷太子中舍人，以衰老不習吏事，轉太子洗馬。時蕭德言亦為洗馬，陳子良為右衛率府長史，皆為東宮學士。貞觀初，德仁轉趙王友。無幾，卒，年七十余。有文集二十卷。

德仁弟子紀、敳，亦以博學知名。高宗時，紀官至太子洗馬，修《五禮》。敳至率更令，兼太子侍讀。兄弟並為崇賢館學士，學者榮之。

庾抱

庾抱，潤州江寧人也，其先自潁川徙家焉。祖眾，陳御史中丞。父超，南平王記室。抱開皇中為延州參軍事。後累歲，調吏部。尚書牛弘知其有學術，給筆劄令自序。援翰便就，弘甚奇之。後補元德太子學士，禮賜甚優。會皇孫載誕，太子宴賓客，抱於坐中獻《嫡皇孫頌》，深被嗟賞。後為越嶲主簿，稱病不行。義寧中，隱太子弘引為隴西公府記室。時軍國多務，公府文檄皆出於抱。尋轉太子舍人，未幾，卒。有集十卷。

蔡允恭

蔡允恭，荊州江陵人也。祖點，梁尚書儀曹郎。父大業，後梁左民尚書。允恭有風彩，善綴文。仕隋歷著作佐郎、起居舍人。雅善吟詠。煬帝屬詞賦，多令諷誦之。嘗遣教宮女，允恭深以為恥，因稱氣疾，不時應召。煬帝又許授以內史舍人，更令入內教宮人，允恭固辭不就，以是稍被疏絕。江都之難，允恭從宇文化及西上，沒於竇建德。及平東夏，太宗引為秦府參軍，兼文學館學士。貞觀初，除太子洗馬。尋致仕，卒於家。有集十卷，又撰《後梁春秋》十卷。

鄭世翼

鄭世翼，鄭州滎陽人也，世為著姓。祖敬德，周儀同大將軍。父機，司武中士。世翼弱冠有盛名。武德中，歷萬年丞、揚州錄事參軍。數以言辭忤物，稱為輕薄。時崔信明自謂文章獨步，多所淩轢；世翼遇諸江中，謂之曰：「嘗聞『楓落吳江冷。』」信明欣然示百余篇。世翼覽之未終，曰：「所見不如所聞。」投之於江，信明不能對，擁楫而去。世翼貞觀中坐怨謗，配流嶲州，卒。文集多遺失，撰《交遊傳》，頗行於時。

謝偃

謝偃，衛縣人也，本姓直勒氏。祖孝政，北齊散騎常侍，改姓謝氏。偃仕隋為散從正員郎。貞觀初，應詔對策及第，歷高陵主簿。十一年，駕幸東都，谷、洛泛溢洛陽宮，詔求直諫之士。偃上封事，極言得失。太宗稱善，引為弘文館直學士，拜魏王府功曹。偃

嘗為《塵》、《影》二賦，甚工。太宗聞而詔見，自制賦序，言「區宇乂安，功德茂盛」。令其為賦，偃奉詔撰成，名曰《述聖賦》，賜采數十匹。偃又獻《惟皇誡德賦》以申諷，曰：

臣聞理忘亂，安忘危，逸忘勞，得忘失。此四者，人君莫不皆然。是以夏桀以瑤臺璇室為麗，而不悟鳴條南巢之禍；殷辛以象箸玉杯為華，而不知牧野白旗之敗。故當其盛也，謂四海為己力；及其衰焉，乃匹夫之不制。當其信也，謂天下為無危；及其疑也，則顧盼皆仇敵。是知必有其德，則誠結戎夷，化行荒裔。苟失其度，則變生骨肉，釁起腹心矣！是以為人主者，不可忘初。處殿堂，則思前主之所以亡；朝萬國，則思今己之所以貴；巡府庫，則思今己之所以得；視功臣，則思其為己之始；見名將，則思其用力之初。苟弗忘舊，則人無易心，何患乎天下之不化！故旦行之則為堯、舜，暮失之則為桀、紂，豈異人哉！其詞曰：

周墳籍以遷觀，總宇宙而一窺；結繩往而莫紀，書契崇而可知。惟皇王之叠代，信步驟之恆規，莫不慮失者常得，懷安者必危。是以戰戰怵怵，日慎一日，守約守儉，去奢去逸。外無荒禽，內無荒色，唯賢是授，唯人斯恤。則三皇不足六，五帝不足十。若夫恃聖驕力，狠戾倔強，忠良是棄，諂佞斯獎。構崇臺以造天，穿深池以絕壤。厚賦重斂，積寶藏鏹；無罪加刑，有功不賞。則夏桀可二，殷辛易兩。在危所恃，居安勿忘。功臣無逐，故人無放。放故者亡，逐功者喪。四海岌岌，九土漫漫，覆之甚易，存之實難。是以一人有悅，萬國同歡；一人失所，兆庶俱殘。喜則隆冬可熱，怒則盛夏成寒；一動而八表亂，一言而天下安。舉君過者曰忠，述主美者為佞，苟承顏以順旨，必蔽視而稱聖。故使曲者亂直，邪者疑正；改華服以就胡，變雅音而入鄭；雖往古之軌躅，亦當今之龜鏡。崔嵬龍殿，赫奕鳳門，苞四海以稱主，冠天下而獨尊。既兄日而姊月，亦父乾而母坤。視則金翠溢目，聽則絲竹盈耳。信賞罰之在躬，實榮辱之由己；語義皇而易匹，言堯、舜之可擬。驕誌自此而生，侈心因茲而起。常懼覆而懼亡，必思足而思止；勿忘潛龍之初，當懷布衣之始。在位稱寶，居器曰神，鐘鼓庭設，玉帛階陳。得必有兆，失必有因；一替一立，或周或秦。既承前代，當思後人。唯德可以久，天道無常親。

時李百藥工為五言詩，而偃善作賦，時人稱為李詩謝賦焉。十七年，府廢，出為湘潭令，卒。文集十卷。

崔信明

崔信明，青州益都人也，後魏七兵尚書光伯曾孫也。祖縚，北海郡守。信明以五月五日日正中時生，有異雀數頭，身形甚小，五色畢備，集於庭樹；鼓翼齊鳴，聲清宛亮。隋太史令史良使至青州，遇而占之曰：「五月為火，火為《離》，《離》為文彩。日正中，文之盛也。又有雀五色，奮翼而鳴。此兒必文藻煥爛，聲名播於天下。雀形既小，祿位殆不高。」及長，博聞強記，下筆成章。鄉人高孝基有知人之鑒，每謂人曰：「崔信明才學富贍，雖名冠一時，但恨其位不達耳！」

大業中，為堯城令。竇建德僭號，欲引用之。信明族弟敬素為建德鴻臚卿，說信明曰：「隋主無道，天下鼎沸，衣冠禮樂，掃地無余。兄遁跡下僚，不被收用，豫讓所以不報範中行，只以眾人遇我者也。夏王英武，有並吞天下之心，士女繈負而至者，不可稱數。此時不立功立事，豈是見幾而作者乎？」信明曰：「昔申胥海畔漁者，尚能固其節；吾終不能屈身偽主，求斗筲之職。」遂逾城而遁，隱於太行山。貞觀六年，應詔舉，授興世丞。遷秦川令，卒。

信明頗蹇傲自伐，常賦詩吟嘯，自謂過於李百藥，時人多不許之。又矜其門族，輕侮四海士望，由是為世所譏。

子 冬日

子冬日，則天時為黃門侍郎，被酷吏所殺。

張蘊古

張蘊古，相州洹水人也。性聰敏，博涉書傳，善綴文，能背碑覆局。尤曉時務，為州閭所稱。自幽州總管府記室直中書省。太宗初即位，上《大寶箴》以諷，其詞曰：

今來古往，俯察仰觀，惟辟作福，為君實難。主普天之下，處王公之上；任土貢其所求，具僚和其所唱。是故競懼之心日弛，邪僻之情轉放，豈知事起乎所忽，禍生乎無妄。固以聖人受命，拯溺亨屯，歸過於己，推恩於民。大明無偏照，至公無私親。故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。禮以禁其奢，樂以防其佚。左言而右事，出警而入蹕。四時同其慘舒，三光同其得失。故身為之度，而聲為之律。勿謂無知，居高聽卑；勿謂何害，積小成大。樂不可極，極樂生哀；欲不可縱，縱欲成災。壯九重於內，所居不過容膝；彼昏不知，瑤其臺而瓊其室。羅八品於前，所食不過適口；唯狂罔念，丘其糟而池其酒。

勿內荒於色，勿外荒於禽，勿貴難得之貨，勿聽亡國之音。內荒伐人性，外荒蕩人心，難得之貨侈，亡國之聲淫。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，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。聞之夏王，摅簣頻起；亦有魏帝，牽裾不止。安彼反側，如春陽秋露，巍巍蕩蕩，恢漢高大度；撫茲庶事，如履薄臨深，戰戰栗栗，用周文小心。

《詩》云：「不識不知」，《書》曰：「無偏無黨」。一彼此於胸臆，捐好惡於心想。眾棄而後加刑，眾悅而後命賞。弱其強而治其亂，申其屈而直其枉。故曰：「如衡如石，不定物以數，物之懸者，輕重自具；如水如鏡，不示物以情，物之鑒者，妍媸自生。」勿渾渾而濁，勿皎皎而清，勿沒沒而暗，勿察察而明。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，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。縱心乎湛然之域，遊神於至道之精。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，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。故曰：天之清，地之寧，王之貞。四時不言而代序，萬物無為而受成。豈知帝有其力，而天下和平。

吾王撥亂，戡以智力，民懼其威，未懷其德。我皇撫運，扇以淳風，民懷其始，未保其終。爰述金鏡，窮神盡聖；使人以心，應言以行。包括治體，抑揚詞令，天下為公，一人有慶。開羅起祝，援琴命詩，一日二日，念茲在茲。唯人所召，自天祐之。爭臣司直，敢告前疑！

太宗嘉之，賜以束帛，除大理丞。

初，河內人李孝德，素有風疾，而語涉妄妖。蘊古究其獄，稱好德癲病有征，法不當坐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家住相州，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，情在阿縱，奏事不實。太宗大怒，曰：「小子乃敢亂吾法耶？」令斬於東市。太宗尋悔，因發制，凡決死者，命所司五覆奏，自蘊古始也。

劉胤之

劉胤之，徐州彭城人也。祖祎之，後魏臨淮鎮將。胤之少有學業，與隋信都丞孫萬壽、宗正卿李百藥為忘年之友。武德中，御史大夫杜淹表薦之，再遷信都令，甚存惠政。永徽初，累轉著作郎、弘文館學士，與國子祭酒令狐德棻、著作郎楊仁卿等，撰成國史及實錄，奏上之，封陽城縣男。尋以老，不堪著述，出為楚州刺史，卒。

從子 延祐

弟子延祐，弱冠本州舉進士，累補渭南尉。刀筆吏能，為畿邑當時之冠。司空李勣嘗謂曰：「足下春秋甫爾，便擅大名，宜稍自貶抑，無為獨出人右也。」後歷右司郎中，檢校司賓少卿，封薛縣男。

徐敬業之亂，揚州初平，所有刑名，莫能決定，延祐奉使至軍所決之。時議者斷受賊五品官者斬，六品者流。延祐以為諸非元謀，迫脅從盜，則置極刑，事涉枉濫，乃斷受賊五品者流，六品已下俱除名而已。其得全濟者甚眾。

出為箕州刺史，轉安南都護。嶺南俚戶，舊輸半課，及延祐到，遂勒全輸。由是其下皆怨，謀欲將叛，延祐乃誅其首惡李嗣仙。垂拱三年，嗣仙黨與丁建、李思慎等，遂率眾圍安南府。時城中勝兵不過數百，乃禁門堅守，以候鄰境之援。廣州大族馮子猷幸災樂禍，欲因危立功，遂按兵縱敵，使其為害滋甚。延祐遂為思慎所害。其後桂州司馬曹玄靜率兵討思慎等，擒之。盡斬於安南城下。

從父兄子 藏器

胤之從父兄子藏器，亦有詞學，官至宋州司馬。藏器子知柔，開元初，為工部尚書。知柔弟知幾，避玄宗名改子玄。自有傳。

張昌齡

張昌齡，冀州南宮人。弱冠以文詞知名。本州欲以秀才舉之，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，固辭。乃充進士貢舉及第。貞觀二十一年，翠微宮成，詣闕獻頌。太宗召見，試作《息兵詔》草，俄頃而就。太宗甚悅，因謂之曰：「昔禰衡、潘嶽，皆恃才傲物，以至非命。汝才不減二賢，宜追鑒前軌，以副吾所取也。」乃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。尋為昆山道行軍記室，破盧明月，平龜茲，軍書露布，皆昌齡之文也。再轉長安尉，出為襄州司戶，丁憂去官。後賀蘭敏之奏引於北門修撰，尋又罷去。乾封元年卒。文集二十卷。

兄 昌宗

兄昌宗，亦有學業，官至太子舍人、修文館學士。撰《古文紀年新傳》三十卷。

崔行功

崔行功，恆州井陘人，北齊鉅鹿太守伯讓曾孫也，自博陵徙家焉。行功少好學，中書侍郎唐儉愛其才，以女妻之。儉前後征討，所有文表，皆行功之文。高宗時，累轉吏部郎中。以善敷奏，嘗兼通事舍人、內供奉。坐事貶為遊安令，尋征為司文郎中。當時朝廷大手筆，多是行功及蘭臺侍郎李懷儼之詞。

先是，太宗命秘書監魏征寫四部群書，將進內貯庫，別置讎校二十人、書手一百人。征改職之後，令虞世南、顏師古等續其事。至高宗初，其功未畢。顯慶中，罷讎校及御書手，令工書人繕寫，計直酬傭，擇散官隨番讎校。其後又詔東臺侍郎趙仁本、東臺舍人張文瓘及行功、懷儼等相次充使檢校。又置詳正學士以校理之，行功仍專知御集。遷蘭臺侍郎。

咸亨中，官名復舊，改為秘書少監。上元元年，卒官。有集六十卷。兄子玄暐，別有傳。

行功前後預撰《晉書》及《文思博要》等。同時又有孟利貞、董思恭、元思敬等，並以文藻知名。

附 孟利貞

孟利貞者，華州華陰人也。父神慶，高宗初為沁州刺史，以清介著名。利貞初為太子司議郎，中宗在東宮，深懼之。受詔與少師許敬宗、崇賢館學士郭瑜、顧胤、董思恭等撰《瑤山玉彩》五百卷。龍朔二年奏上之，高宗稱善，加級賜物有差。利貞累轉著作郎，加弘文館學士。垂拱初卒。又撰《續文選》十三卷。

兄 允忠

兄允忠，垂拱中為天官侍郎。

附 董思恭

董思恭者，蘇州吳人。所著篇詠，甚為時人所重。初為右史，知考功舉事，坐預泄問目，配流嶺表而死。

附 元思敬

元思敬者，總章中為協律郎。預修《芳林要覽》，又撰《詩人秀句》兩卷，傳於世。

徐齊聃

徐齊聃，湖州長城人也。父孝德，以女為才人，官至果州刺史。齊聃少善屬文，高宗時累遷蘭臺舍人。時敕令有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，齊聃上疏曰：

昔姬誦與伯禽同業，晉儲以師曠為友，匪唯專賴師資，固亦詳觀近習。皇太子自可招集園、綺，寤寐應、劉。階闥小臣，必采於端士；驅馳所任，並歸於正人。方流好善之風，永播崇賢之美。今乃使氈裘之子，解辮而侍春闈；冒頓之苗，削衽而陪望苑。在於道義，臣竊有疑。詩云：「敬慎威儀，以近有德。」《書》曰：「任官惟賢才，左右惟其人。」蓋殷勤於此，防微之至也。

齊聃又嘗上奏曰：「齊獻公即陛下外氏，雖子孫有犯，不合上延於祖。今周忠孝公廟甚修崇，而齊獻公廟遽毀壞，不審陛下將何以重示海內，以彰孝理之風？」帝皆納其言。

齊聃善於文誥，甚為當時所稱。高宗愛其文，令侍周王等屬文，以職在樞劇，仍敕間日來往焉。以漏泄機密，左授蘄州司馬。俄又坐事配流欽州。咸亨中卒，年四十余。睿宗即位，追錄舊恩，累贈禮部尚書。

子堅，別有傳。

杜易簡

杜易簡，襄州襄陽人，周硤州刺史叔毗曾孫也。九歲能屬文，及長，博學有高名。姨兄中書令岑文本甚推重之。登進士第，累轉殿中侍御史。咸亨中，為考功員外郎。時吏部侍郎裴行儉、李敬玄相與不葉，易簡與吏部員外郎賈言忠希行儉之旨，上封陳敬玄罪狀。高宗惡其朋黨，左轉易簡為開州司馬，尋卒。

易簡頗善著述，撰《御史臺雜註》五卷，文集二十卷，行於代。

易簡從祖弟審言。

從祖弟 審言

審言，進士舉，初為隰城尉。雅善五言詩，工書翰，有能名。然恃才謇傲，甚為時輩所嫉。乾封中，蘇味道為天官侍郎，審言預選。試判訖，謂人曰：「蘇味道必死。」人問其故，審言曰：「見吾判，即自當羞死矣！」又嘗謂人曰：「吾之文章，合得屈、宋作衙官；吾之書跡，合得王羲之北面。」其矜誕如此。

累轉洛陽丞。坐事貶授吉州司戶參軍。又與州僚不葉，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，繫獄，將因事殺之。既而季重等府中酣宴，審言子並年十三，懷刃以擊之。季重中傷死，而並亦為左右所殺。季重臨死曰：「吾不知審言有孝子，郭若訥誤我至此！」審言因此免官，還東都，自為文祭並。士友鹹哀並孝烈，蘇頲為墓誌，劉允濟為祭文。後則天召見審言，將加擢用。問曰：「卿歡喜否？」審言蹈舞謝恩。因令作《歡喜詩》，甚見嘉賞，拜著作佐郎。俄遷膳部員外郎。神龍初，坐與張易之兄弟交往，配流嶺外。尋召授國子監主簿，加修文館直學士。年六十余卒。有文集十卷。

次子閑。閑子甫，別有傳。

盧照鄰

盧照鄰，字升之，幽州范陽人也。年十余歲，就曹憲、王義方授《蒼》、《雅》及經史，博學善屬文。初授鄧王府典簽，王甚愛重之，曾謂群官曰：「此即寡人相如也。」後拜新都尉。因染風疾去官，處太白山中，以服餌為事。後疾轉篤，徙居陽翟之具茨山，著《釋疾文》、《五悲》等誦。頗有騷人之風，甚為文士所重。

照鄰既沈痼攣廢，不堪其苦，嘗與親屬執別，遂自投潁水而死，時年四十。文集二十卷。

兄 光乘

兄光乘，亦知名，長壽中為隴州刺史。

楊炯

楊炯，華陰人。伯祖虔威，武德中官至右衛將軍。炯幼聰敏博學，善屬文。神童舉，拜校書郎，為崇文館學士。儀鳳中，太常博士蘇知幾上表，以公卿已下冕服，請別立節文。敕下有司詳議，炯獻議曰：

古者太昊庖羲氏，仰以觀象，俯以察法，造書契而文籍生。次有黃帝軒轅氏，長而敦敏，成而聰明，垂衣裳而天下理。其後數遷五德，君非一姓，體國經野，建邦設都，文質所以再而復，正朔所以三而改。夫改正朔者，謂夏后氏之建寅，殷人建丑，周人建子。至於以日系月，以月系時，以時系年，此三王相襲之道也！夫易服色者，謂夏后氏尚黑，殷人尚白，周人尚赤。至於山、龍、華蟲、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、黻，此又百代可知之道。

謹按《虞書》曰：「予欲觀古人之象，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龍、華蟲作會，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、黻、絺繡。」由此言之，則其所從來者尚矣。日月星辰者，明光照下土也。山者，布散雲雨，象聖王大澤沾下也。龍者，變化無方，象聖王應時布教也。華蟲者，雉也，身被五彩，象聖王體兼文明也。宗彝者，武雄也，以剛猛制物，象聖王神武定亂也。藻者，逐水上下，象聖王隨代而應也。火者，陶冶烹飪，象聖王至德日新也。粉米者，人恃以生，象聖王為物之所賴也。黼能斷割，象聖王臨事能決也。黻者，兩己相背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。

迨有周氏，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節，又登龍於山，登火於宗彝，於是乎制衮冕以祀先王也。九章者，法陽數也，以龍為首章。衮者，卷也，龍德神異，應變潛見，表聖王深識遠智，卷舒神化也。又制柷冕以祭先公也。柷者，雉也，有耿介之誌，表公有賢才，能守耿介之節也。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。四望者，嶽瀆之神也。武雄者，山林所生，明其象也。制絺冕以祭社稷也。社稷者，土谷之神也。粉米由之而成，象其功也。又制玄冕以祭群小祀也。百神異形，難可遍擬，但取黻之相背，昭異名也。夫以周公之多才也，故治定制禮，功成作樂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，故行夏之時，服周之冕。先王之法服，乃此之自出矣；天下之能事，又於是乎畢矣。

今知幾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三章，乘輿服之者。謹按，日月星辰者，已施於旌旗矣。龍武山火者，又不逾於古矣。而雲麟鳳有四靈之名，玄龜有負圖之應，雲有紀官之號，水有盛德之祥，此蓋別表休征，終是無逾比象。然則皇王受命，天地興符，仰觀則璧合珠連，

俯察則銀黃玉紫。殫南宮之粉壁，不足寫其形狀；罄東觀之鉛黃，未可紀其名實。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。雲者，龍之氣也；水者，藻之自生也。又不假別為章目，此蓋不經之甚也！

又鸞冕八章，三公服之者。鸞者，太平之瑞也，非三公之德也。鷹鸇者，鷙鳥也，適可以辨祥刑之職也。熊羆者，猛獸也，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。又稱藻為水草，無所法象，引張衡賦「蒂倒茄於藻井，披紅葩之狎獵」，請為蓮華，取其文彩者。夫茄者，蓮也。若以蓮代藻，變古從今，既不知草木之名，亦未達文章之意，此又不經之甚也！

又毳冕六章，三品服之者。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。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，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，豈唯顛倒衣裳，抑亦自相矛盾，此又不經之甚也！

又黼冕四章，五品服之者。考之於古，則無其名；驗之於今，則非章首，此又不經之甚也！

若夫禮唯從俗，則命為制，令為詔，乃秦皇之故事，猶可以適於今矣！若夫義取隨時，則出稱警，入稱蹕，乃漢國之舊儀，猶可以行於代矣。亦何取變周公之軌物，改宣尼之法度者哉！

由是竟寢知幾所請。

俄遷詹事司直。則天初，坐從祖弟神讓犯逆，左轉梓州司法參軍。秩滿，選授盈川令。如意元年七月望日，宮中出盂蘭盆，分送佛寺，則天禦洛南門，與百僚觀之。炯獻《盂蘭盆賦》，詞甚雅麗。炯至官，為政殘酷，人吏動不如意，輒撾殺之。又所居府舍，多進士亭臺，皆書榜額，為之美名，大為遠近所笑。無何卒官。中宗即位，以舊僚追贈著作郎。文集三十卷。

炯與王勃、盧照鄰、駱賓王以文詞齊名，海內稱為王楊盧駱，亦號為「四傑」。炯聞之，謂人曰：「吾愧在盧前，恥居王後。」當時議者，亦以為然。

其後崔融、李嶠、張說俱重四傑之文。崔融曰：「王勃文章宏逸，有絕塵之跡，固非常流所及。炯與照鄰可以企之，盈川之言信矣！」說曰：「楊盈川文思如懸河註水，酌之不竭，既優於盧，亦不減王。『恥居王後』，信然；『愧在盧前』，謙也。」

開元中，說為集賢大學士十余年。常與學士徐堅論近代文士，悲其雕喪。堅曰：「李趙公、崔文公之筆術，擅價一時，其間孰優？」說曰：「李嶠、崔融、薛稷、宋之問之文，如良金美玉，無施不可。富嘉謨之文，如孤峰絕岸，壁立萬仞，濃雲郁興，震雷俱發，誠可畏也，若施於廊廟，則駭矣！閻朝隱之文，如麗服靚　莊，燕歌趙舞，觀者忘疲，若類之風、雅，則罪人矣！」問後進詞人之優劣，說曰：「韓休之文，如大羹旨酒，雅有典則，而薄於滋味。許景先之文，如豐肌膩理，雖穠華可愛，而微少風骨。張九齡之文，如輕縑素練，實濟時用，而微窘邊幅。王翰之文，如瓊懷玉斝，雖爛然可珍，而多有玷缺。」堅以為然。

從父 德幹

虔威子德幹，高宗末，歷澤、齊、汴、相四州刺史，治有威名，郡人為之語曰：「寧食三斗蒜，不逢楊德幹。」

德幹子 神讓

子神讓，天授初與徐敬業於揚州謀叛，父子伏誅。

王勃

王勃。字子安，絳州龍門人。祖通，隋蜀郡司戶書佐。大業末，棄官歸，以著書講學為業。依《春秋》體例，自獲麟後，歷秦、漢至於後魏，著紀年之書，謂之《元經》。又依《孔子家語》、揚雄《法言》例，為客主對答之說，號曰《中說》。皆為儒士所稱。義寧元年卒，門人薛收等相與議謚曰文中子。二子：福畤、福郊。

勃六歲解屬文，構思無滯，詞情英邁，與兄勔、勮，才藻相類。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：「此王氏三珠樹也。」勃年未及冠，應幽素舉及第。乾封初，詣闕上《宸遊東嶽頌》。時東都造乾元殿，又上《乾元殿頌》。沛王賢聞其名，召為沛府修撰，甚愛重之。諸王鬥雞，互有勝負，勃戲為《檄英王雞文》。高宗覽之，怒曰：「據此是交構之漸。」即日斥勃，不令入府。久之，補虢州參軍。

勃恃才傲物，為同僚所嫉。有官奴曹達犯罪，勃匿之，又懼事泄，乃殺達以塞口。事發，

當誅，會赦除名。時勃父福畤為雍州司戶參軍，坐勃左遷交趾令。上元二年，勃往交趾省父，道出江中，為《采蓮賦》以見意，其辭甚美。渡南海，墮水而卒，時年二十八。

崧，弱冠進士登第，累除太子典膳丞。長壽中，擢為鳳閣舍人。時壽春王成器、衡陽王成義等五王初出閤，同日授冊。有司撰儀註，忘載冊文。及百僚在列，方知闕禮，宰相相顧失色。崧立召書吏五人，各令執筆，口占分寫，一時俱畢。詞理典贍，人皆嘆服。尋加弘文館學士，兼知天官侍郎。崧頗任權勢，交結非類。萬歲通天二年，綦連耀謀逆事泄，閎坐與耀善，並弟閎並伏誅。

閎累官至涇州刺史。神龍初，有詔追復崧、閎官位。

福畤，天後朝以子貴，累轉澤州長史，卒。

初，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，有知人之鑒，見崧與蘇味道，謂人曰：「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。」李敬玄尤重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與勃等四人，必當顯貴。行儉曰：「士之致遠，先器識而後文藝。勃等雖有文才，而浮躁淺露，豈享爵祿之器耶！楊子沈靜，應至令長，余得令終為幸。」果如其言。

勃文章邁捷，下筆則成，尤好著書。撰《周易發揮》五卷，及《次論》等書數部。勃亡後，並多遺失。有文集三十卷。勃聰警絕眾，於推步歷算尤精，嘗作《大唐千歲歷》，言唐德靈長千年，不合承周、隋短祚。其論大旨云：「以土王者，五十代而一千年；金王者，四十九代而九百年；水王者，二十代而六百年；木王者，三十代而八百年；火王者，二十代而七百年。此天地之常期，符歷之數也。自黃帝至漢，並是五運真主。五行已遍，土運復歸，唐德承之，宜矣！魏、晉至於周、隋，鹹非正統，五行之沴氣也，故不可承之。」大率如此。

駱賓王

駱賓王，婺州義烏人。少善屬文，尤妙於五言詩，嘗作《帝京篇》，當時以為絕唱。然落魄無行，好與博徒遊。高宗末，為長安主簿。坐贓，左遷臨海丞，怏怏失誌，棄官而去。文明中，與徐敬業於揚州作亂。敬業軍中書檄，皆賓王之詞也。敬業敗，伏誅，文多散失。則天素重其文，遣使求之。有兗州人郤雲卿集成十卷，盛傳於世。

鄧玄挺

鄧玄挺，雍州藍田人。少善屬文，累遷左史。坐與上官儀善，出為頓丘令。有善政，璽書勞問。累授中書舍人。性俊辨，機捷過人，每有嘲謔，朝廷稱為口實。則天臨朝，遷吏部侍郎，既不稱職，甚為時談所鄙。又患消渴之疾，選人目為「鄧渴」，為榜於衢路。自有唐已來，掌選之失，未有如玄挺者。坐此左遷澧州刺史。在州復以善政聞，遷晉州刺史，召拜麟臺少監，重為天官侍郎，其失又甚於前。玄挺女為道王子諲妻，又與蔣王子煒相善。諲謀迎中宗於房陵，以問玄挺。煒又嘗謂玄挺曰：「欲作急計如何？」玄挺雖皆不答，而不以告。永昌元年得罪，下獄死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